

鹿鼎記

金庸



鹿角記

全唐



鹿鼎記

金庸 著
寶文堂書店



鹿鼎记(二)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27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5 插页2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85年9月广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册

书号: 8070·208 定价: 2.55元

目 录

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	3
第十二回	语带滑稽吾是戏 弊清摘发尔如神	41
第十三回	翻覆两家天假手 兴衰一劫局更新	85
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国恨 岁时犹动楚人哀	139
第十五回	关心风雨经联榻 轻命江山博壮游	191
第十六回	粉麝余香衔语燕 珮环新鬼泣啼乌	245
第十七回	法门猛叩无方便 疑网重开有譬如	293
第十八回	金刚宝杵卫帝释 雕篆石碣敲头陀	337
第十九回	九州聚铁铸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	393
第二十回	残碑日月看仍在 前辈风流许再攀	429



韦小宝拿近烛台一照，只见这女子半爿脸染满了鲜血，约莫十七八岁年纪，容貌甚美，忍不住赞道：“原来奥小娘是个美人儿！”

第十一回

春辞小院离离影
夜受轻衫漠漠香

小郡主格的一笑，掀被下床，笑道：“我穴道早解开了，等了好久了，你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韦小宝奇道：“谁给你解开穴道的？”小郡主道：“给点了穴道，过得六七个时辰，不用解也自然通了。我扶你上床，我可得走了。”韦小宝大急，叫道：“不行，不行。你脸上伤痕没好。须得再给你搽药，才好得全。”小郡主嘻嘻一笑，说道：“你这人真坏，说话老骗人。你几时在我脸上刻花了？倒害得我担心了半天。”韦小宝问道：“你怎么知道？”小郡主道：“我早下床来照过镜子，脸上什么也没有。”

韦小宝见她脸上光洁白腻，涂着的豆泥、莲蓉等物早洗了个干净，好生后悔：“我这么莽撞，也没先瞧她的脸，倘若见到她洗过了脸，说什么也不会着她道儿。”说道：“你搽了我的灵丹妙药，自然好了。否则我为什么巴巴的又去给你买珍珠？我走遍了北京城的珠宝店，才给你买到这两串好珍珠。我还买了一对挺好看的玩意儿给你。”

小郡主忙问：“是什么玩意儿？”韦小宝道：“你解

开我穴道，我就拿给你。”小郡主道：“好！”正要伸手去给他解开穴道，忽见他眼珠转个不停，心念一动，笑道：“险些儿又上了你的当。解开你穴道，你又不许我走啦。”韦小宝忙道：“不会的，不会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那个马难追。”小郡主道：“驷马难追！什么叫那个马难追？”韦小宝道：“那个马比驷马跑得还要快，那个马都追不上，驷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

小郡主不知“那个马”是什么马，将信将疑，道：“那个马难追，倒是第一次听见。”韦小宝道：“那你就学了这个乖。这玩意儿有趣得紧呢，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小郡主问道：“是小白兔吗？”韦小宝摇头道：“不是，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小郡主道：“是金鱼吗？”韦小宝大摇其头，道：“金鱼有什么好玩？这比金鱼要好玩一百倍。”小郡主又猜了几样玩物，都没猜中，道：“快拿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韦小宝要诱她解开穴道，说道：“你一解开我穴道，我即刻便拿给你看。”小郡主摇头道：“不行。我即刻得走，哥哥不见了我，一定心焦得很呢。”韦小宝道：“你穴道早解开了，为什么不走，却要等我回来？”小郡主道：“你好心给我买珍珠，我总得谢谢你，向你告别一声。不声不响的走了，不是太对不起人吗？”

韦小宝肚里暗笑：“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沐王府的人木头木脑，果然没姓错了这个姓。”说道：“是啊，我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害怕，在街上拚命的跑，只想早些

买了珍珠，可是一家一家珠宝店瞧过去，就是没合意的，心中一急，连摔了几个觔斗。”小郡主轻呼一声：“啊哟！可摔痛了没有？”韦小宝愁眉苦脸的道：“这一摔下去，刚好胸口撞在一块大石头上，痛得我死去活来。”小郡主道：“现下好些没有？”韦小宝哼哼唧唧的道：“这一撞伤势不轻，越来越痛了。你……你……你点了我穴道，不肯解开，我这……这……这一口气……提……提……不上来……我……我……”越说声音越低，突然双眼上翻，眼中露出来的全是眼白，便如晕去了一般，跟着凝住呼吸。

小郡主伸手一探他鼻息，果然没了气，大吃一惊，“啊”的一声，全身发抖，颤声问道：“你怎么会死了？”韦小宝断断续续的道：“你……点错……点错了我的穴道……点了我……我的……死……死穴。”

小郡主急道：“不会的，不会的。师父教的点穴法子，决不会错。我明明点了你的‘灵墟’与‘步廊’两穴，还有‘天池穴’。”韦小宝道：“你……你慌慌张张的，点……点错了。啊哟，我全身气血翻涌，经脉倒转，天下大乱，走……走火入……入……”小郡主道：“是走火入魔罢？”韦小宝道：“正是，走火入魔。啊哟，你怎么这样胡涂？点穴功夫没练得到家，就在我身上乱七八糟的瞎点？你点的不是什么‘天池’，什么‘步廊’都点了死穴，死得十拿九稳的死穴！”他不懂穴道名称，否则早就举了几个死穴出来。

小郡主年纪幼小，功夫自然没练得到家。点穴功夫原本艰难繁复，人身大穴数百，相去只是数分，慌慌忙忙之中点错了也属寻常，但她曾得明师指点，这三下认穴极准，劲力虽然不足，穴位却丝毫不错，可是新学乍用，究竟没多大自信，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得极象，她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急道：“莫非……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么？”

韦小宝道：“正是，正是‘膻中穴’，你也不用难过，你……你……不是故意的，我死之后，决不怪你。阎……阎罗王问起，我决不说是你点死我的……我说我自己不小心，手指头在自己身上一点，就点死了。”

小郡主听他答允在阎罗王面前为自己隐瞒，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忙道：“快……快把穴道解了再说，或许还有救。”忙伸手在他胸口、腋下推拿。她点穴的劲力不强，只推拿得几下，韦小宝已能行动。他呻吟了几下，说道：“唉，已点了死穴，救不活了！”小郡主急道：“或许救得活的。我不小心点错了，真……真对不起。”

韦小宝道：“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死之后，在阴世里保佑你，从早到晚，鬼魂总是跟在你身旁。”

小郡主尖叫一声，问道：“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韦小宝道：“你别害怕，我的鬼魂不会害你的。不过有个规矩，谁杀死了我，我的鬼魂就总是跟着谁。”

小郡主越想越惊，说道：“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

韦小宝叹了口气，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郡主退了一步，道：“你问来干什么？”脸上满是惊异之色，又道：“你要到阴世里告我，是不是？我不跟你说。”韦小宝摇头道：“我不会告你的。”小郡主道：“那你问我名字干什么？”

韦小宝道：“我知道了你名字，好在阴世保佑你啊。阴间鬼朋鬼友很多，我叫大家齐心合力的来保佑你，你不论走到那里，几千几百个鬼魂都跟着你。”

小郡主吓得大叫一声，忙道：“不，不要！别跟着我。”韦小宝道：“那么就单是我一个人的鬼魂跟着你行不行？”小郡主迟疑片刻，道：“你……你如不吓我，那么……那么还不要紧。”韦小宝道：“我当然不吓你。你白天坐着，我的鬼魂给你赶苍蝇，晚上睡着，我的鬼魂给你赶蚊子。你闷得慌，我的鬼魂托梦给你，讲很好听很好听的故事给你听。”

小郡主道：“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幽幽叹了口气，道：“你不死就好了。”

韦小宝道：“有一件你答应过我的事，你没办法到，唉，我死不瞑目。”小郡主道：“什么事？我答应过你什么？”韦小宝道：“你答应过叫我三声好哥哥，我在临死之前听到你叫了，那就死得眼闭了。”

小郡主出生于世袭黔国公的王府，父母兄长都对她十分宠爱，虽然她出世之时已然国破家亡，但世臣家将、奴婢仆役，还是对这位金枝玉叶的郡主爱护得无微不至，一

生之中，从未有人骗过她、吓过她。出世以来所听到的言语，可说没半句假话，因此对韦小宝的胡说八道，初时也都信以为真，待见他越说越精神，说到要叫他三声好哥哥时，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她只不过天真良善，毕竟不是傻子，知道韦小宝在逗弄自己，退了一步，说道：“你骗人，你不会死的。”

韦小宝哈哈大笑，说道：“就算暂且不死，过几天总是要死的。”小郡主道：“过几天也不会死。”韦小宝道：

“就算过几天不死，将来总是要死的。你不叫我这三声好哥哥，我的鬼魂就天天跟着你，不住的叫：‘好——妹——妹，好——妹——妹！’”他紧逼了喉咙，声音拖得长长的，当真阴风惨惨，十分可怖，又伸长舌头，装作吊死鬼模样。小郡主“啊”的一声，回身便冲出房去。

韦小宝追将出去，见她伸手去拔门闩，忙拦腰一把抱住，说道：“走不得，外面恶鬼很多。”小郡主急道：

“放开手，我要回家去。”韦小宝道：“走不出去的。”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斩他右腕。

韦小宝手掌翻转，反拿她小臂。小郡主手肘后撤，左手握拳往韦小宝头顶击下。韦小宝身子后缩，避过了这一拳，却已抱住了她小腿。小郡主一招“虎尾剪”，左掌斜削下去，韦小宝没能避开，拍的一声，打中他肩头，他用力拉扯，小郡主站立不定，摔倒在地。

韦小宝赶上去要将她揪住，小郡主“鸳鸯连环腿”飞出，直踢面门。韦小宝一个打滚，又已扭住了她左臂。小

郡主拳脚功夫曾得明师传授，远比韦小宝所学为精，两人倘若当真比武，韦小宝决不是她对手。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一个想逃，一个扭住她不放。这等扭扑摔交的功夫，韦小宝却经过长期习练，和康熙比武较量，几达一年。海老公传他的武功虽然半真半假，他又练得马虎，这近身搏击的擒拿，他毕竟还有几下子。几个回合下来，韦小宝胸口虽吃了两拳，却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拗了转来，笑问：“投不投降？”

小郡主道：“不投降！”韦小宝抬起左膝，跪在她背上，又问：“投不投降？”小郡主仍道：“不投降！”韦小宝手上加劲，将她反在背后的手臂一抬。小郡主“啊”的一声，哭了出来。

韦小宝和康熙比武摔交，两人不论痛得如何厉害，从不示弱，更无哭泣之事，只不过一到给对方制住，无法反抗，便叫“投降”，算是输了一个回合，重新比过。不料小郡主的作风与康熙全然不同，一输便哭。韦小宝道：“呸！没用的小丫头！”放开了她。

便在此时，忽听得窗格上喀的一声响，韦小宝低声道：“啊哟！有鬼！”小郡主大吃一惊，反手过来，抱住了他。

只听得窗格上又是一响，窗子轧轧轧的推开，这一来，连韦小宝也是大吃一惊，颤声道：“真的有鬼！”小郡主向前一扑，钻入了床上被窝中，全身发抖。

窗子缓缓推开，有人阴森森的叫道：“小桂子，小桂

子！”

韦小宝初时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来索命，但听这呼声是女子口音，颤声道：“是个女鬼！”连退几步，双腿酸软，坐倒在床沿上。

突然一阵劲风吹了进来，房中烛火便熄，眼前一花，房中已多了一人。那女鬼阴森森的又叫：“小桂子，小桂子！阎王爷叫你去。阎王爷说你害死了海老公！”韦小宝只吓得魂飞魄散，想说：“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但张口结舌，那里说得出话来？只听那女鬼又尖声叫道：“阎王爷要捉你去，上刀山，下油锅！小桂子，今天你逃不了啦！”

韦小宝听了这几句话，猛地发觉：“是太后，不是女鬼！”但心中的害怕丝毫不灭，心道：“若是女鬼，或许还捉我不去，太后却非杀了我灭口不可。”自从他得知太后的机密，起初常担心她会杀了自己灭口，但一直没动静，时日一久，这番担心也就渐渐淡了，只道太后信了自己，以为自己果真没听到海大富那番话；又或许以为自己即使听到了，也决计不敢泄漏，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自己感激之下，一切太平无事。

他那里知道，太后所以迟迟不下手，只因那日与海老公动手，内伤受得极重，又见海老公重重一脚竟然踢不死韦小宝，只道这小孩内功修为也颇了得，自己若不全愈，功力不复，便不敢贸然行事。这等杀人灭口之事，不能假手于旁人，必须亲自下手。否则的话，这小孩临死之际说

了几句话出来，岂非坏了大事？这件事牵涉太大，别说韦小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纵然是后妃太子、将军大臣，只要可能与闻这件大秘密的，有一百个便杀一百，一千个便杀一千。

她已等待甚久，其时功力犹未复原，但想多耽搁一日，便多一分泄漏的危险，到这一晚实在不愿再等，决定下手，来到韦小宝屋外，推开窗子时听得韦小宝说“有鬼”，便索性假装是鬼。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慢慢凝聚劲力，提起右手，一步步走向床前。

韦小宝知难抗拒，身子一缩，钻入了被窝。太后挥掌拍下，波的一声响，同时击中了韦小宝与小郡主，幸好隔着厚厚一层棉被，劲力已消去了大半。

太后提起手掌，第二掌又再击下，这次运力更强，手掌刚与棉被相触，猛觉掌心中一阵剧痛，已为利器所伤，大叫一声，向后跃开。

只听得窗外有三四人齐声大呼：“有刺客，有刺客！”太后大吃一惊：“怎地有人知道了？”她亲手来杀一个小太监，决不能让人见到，手掌又痛得厉害，不暇察看韦小宝是否已死，双足一点，从窗中倒纵跃出。尚未落地，背后已有人双双袭到，太后双掌向后挥出，使一招“后顾之忧”，左掌右掌同时击中二人胸口。那二人直摔了出去。

只听得锣声铿锵响起，片刻间四下里都响起锣声。远处有人叫道：“右卫第一队、第二队保护皇上，右卫第三队保卫太后。”跟着东首假山后有人叫道：“这边有刺

客！”

太后知道这些都是宫中侍卫，当下缩身躲在花丛之侧，掌心的疼痛一阵阵更加厉害了，只见影影绰绰的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厮杀，兵刃不断碰撞，心想：“原来宫中当真来了刺客，是海老公的朋友，还是鳌拜的旧部？”但听得远处传令之声不绝，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灯上的灯火之光，四面八方聚将拢来。太后眼见如再不走，稍迟片刻，便难以脱身，矮着身子从花丛后跃出，急往慈宁宫奔去。

只奔得数丈，迎面一人扑到，手中一对钢锥向太后面门疾刺，喝道：“大胆反贼，竟敢到宫中捣乱。”太后微微斜身，右掌虚引，左掌向他肩头拍出。那人沉肩避开，左手钢锥反挑。太后向左一闪，右掌反拍，霎时之间，二人已拆了数招。那人口中吆喝：“好反贼，原来是个婆娘。”太后见这侍卫武艺不低，自己虽可收拾得下，但总得再拆上十来招，只怕其余侍卫赶来，情急之下，叫道：“我是太后。”那侍卫一惊，住手问道：“什么？”太后道：“大胆奴才，你胆敢冒犯太后？”那人微一迟疑，太后双掌齐出，砰的一声，正击在他胸口。那侍卫立时毙命。太后提气跃出，闪入了花丛。

韦小宝钻入被窝，给太后一掌击在腰间，登时几乎窒息，危急间拔出靴桶中匕首，在被窝中竖而向上，被窝便高了起来。太后第二掌向被窝隆起处击落，那匕首锋锐无比，太后这一掌劲道又是极大，匕首之尖立时穿过棉被，